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四十二至四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趙鳴皐

謄錄舉人臣黄　煒

隋書卷四十二

唐　特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七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户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静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内校書别在直閤省德林幼聰敏年數

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

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

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鼂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

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楷時遵彦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彦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勅德林還

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别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勑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别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絶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為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

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勑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為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

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
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
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
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
斃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
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録謹以寫呈收重遺
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為疑
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

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别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

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録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闇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黄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

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
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别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
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
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
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馬炎兼幷許其帝號魏
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
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
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

事譏沖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論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

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為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為兖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待遇者間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

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
書侍郎仍詔脩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
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
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别掌宣傳尋除通直
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
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
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
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

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

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邘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愞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奬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

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鉞都督内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為相府長史帶内史上大夫昉但為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畧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

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泛漲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為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

殺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覘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内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内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為

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
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熲之下唯依班例授上
儀同進爵為子開皇元年勑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
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别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
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
以為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蹐駮非過蠧政害
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
間辭訟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戚剖斷

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户内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内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勑令内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脩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

依威議五年勑令撰録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剏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為萬物之一其為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畫美二十八将効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

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葢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為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逺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為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為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

慙賔實非勲非德厠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無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閶闔之闈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無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

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逖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

而已昔放勛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禀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閤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整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

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寳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静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羣情賜委臣寰海之内忝曰一民樂趨之誠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册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髙前世才謝往人内手捫心夙宵慙惕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

勅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為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

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粤若邃古玄黄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

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内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兹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巨鳥之

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勲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内明外順自除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禄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迥據有齊累世之都乗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

橫地迺九州愵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譙乘連率之威憑
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鴆毒巴庸蠶食秦楚此
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
長戟强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
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鬬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
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户庭推
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
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

服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潁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翊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静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變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

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
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為臣妾殊
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
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
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
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羣
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
雀為史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

奇草望風覲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勍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

力而無就也其餘欻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梟而為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葢積惡既成心自絶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

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禄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耒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禄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㝿禮讓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

則始為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趑趄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鋮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黿匪遥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昊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户賞物三千段晉王廣已宣勑訖有人說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

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頻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為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塸為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强奪於内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

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調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請計日追臟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并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

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髙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隂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為内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立教然則孔子不當説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

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内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覲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懐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為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勑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

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湝趙彦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甞云古人不言温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争名之徒更相譖毁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勅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

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己以為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己知豈徒言也

隋書卷四十二

隋書卷四十二考證

李德林傳龕黎見於商典○書經西伯戡黎作戡按戡與龕通揚子重黎篇劉龕南陽

防風之戮元龜匪遥○宋本防作房按魯語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防音房

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監本莊作裝按蕭子良文菩薩至意堅强所期者大不以為若故得自然宫殿七寶房舍早得成佛唐書藝文志大莊嚴論文疏

三十卷王僧孺懺悔禮佛文百福莊嚴萬祉周集又後漢書劉寛傳伺當朝會裝嚴已訖臣映斗按七寶莊嚴自是借用佛經語從莊爲得若劉寛傳直謂裝束嚴辦耳

隋書卷四十二考證

隋書卷四十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八

河間王弘　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

氏元孫死齊為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元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户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為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為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

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

唯慶獲全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遺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剥削生民塗炭天下瓊室瑶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為媱亂今者共舉義旗勘翦兇虐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争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唯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紂之元兄族實為重項伯籍之季

父戚乃非疎然猶去朝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
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識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
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為宿與
隋朝先有勲舊遂得預霑盤石名在葭莩婁敬之與漢
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
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讐忿同胞有逾沉閼惟勇
及諒咸罄甸師況乃族類為非何能自保為王計者莫
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

足為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衂自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比達韋津東都自固何暇圖人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湎流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救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千里餱糧之計僅有月餘敝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

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為内啓正恐禍生匕首

釁發蕭墻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寒心可

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

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密為王世充所破復歸

東都更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

世充將篡慶首為勸進世充既僭偽號降爵郇國公慶

復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

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

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恵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為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老兩目失明王世充以慶叛巳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

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為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授開府督武候事尋為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為當時所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謚曰恭弟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為有二心廢錮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盆生贈荆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為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為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刦掠郡境子崇上表請

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絶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為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歳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絶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

出應之城陷子崇為讐家所殺

觀德王雄 弟達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納仕周歷八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為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户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邘國公邑五千户高祖為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

難雄時為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户以邘公别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宫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熲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

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册書拜雄為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旅緜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舊庸勲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廼誠副兹名實是用命爾為司空往欽哉光膺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

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賔客尋改封清
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
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羣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於是
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甍檢校
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
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
臣早逢興運預班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
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

忝台槐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墻
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責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
之任曹洪上將寧超五等之爵況臣衮章踰於帝子京
尹亞於皇枝錫土作藩鈕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
謂其乖分是以露款執愚祈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
照特鑒丹誠頻觸宸嚴伏增流汗優詔不許遼東之役
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而薨時
年七十一帝為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考行請謚

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贈司徒
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
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頗
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旉起為司隷大夫
遼東之役帝令綝於臨海頓别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
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避人偶語久
之既别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隷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綝
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綝

憂懼發病而卒綝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為子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為元帥達為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内史侍郎出為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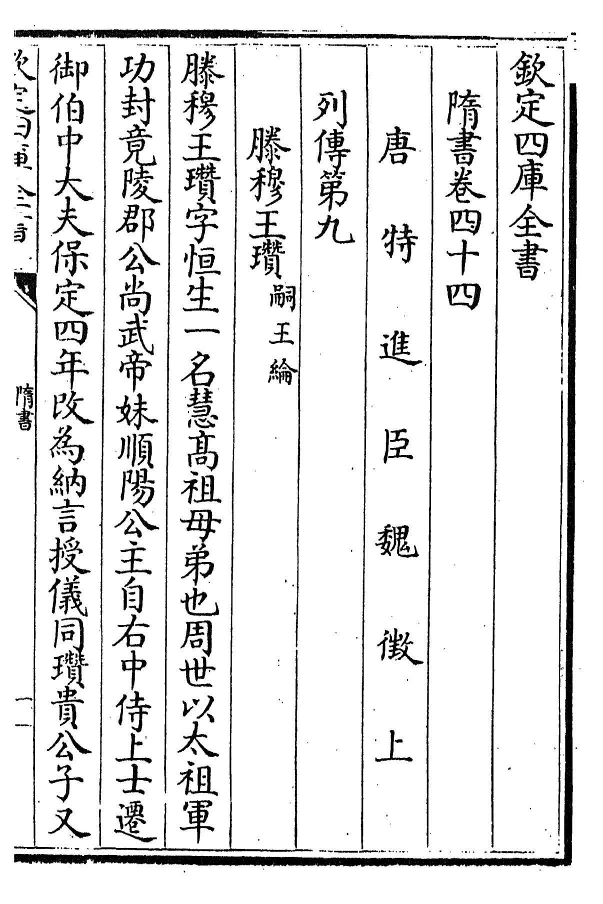
之貌兼君子之心者惟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禄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

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衮

慶流後嗣保兹寵禄實仁厚之所致乎

隋書卷四十三



隋書卷四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九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

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

政羣情未一恐為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咒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絶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鴆以𩔖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

公邑八千户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為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乃因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為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咒詛帝命黄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

災以為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刑玆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為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為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為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

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緇徙衡山猛弟溫字明緇初徙零陵溫好學觧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詵字弘緇前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緇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

王謚曰宣以靜龔焉卒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為獻皇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七為內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位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位

上柱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為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為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于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創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户六年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州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為納言高祖甚重之

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為厲爽令
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
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衞王煬帝時諸侯王恩
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為乃呼術者俞普明
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
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曰集密懷
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憖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

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萼之華猶子之重麋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以潸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不忍於是除名為民遠徙邊郡遇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焉又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為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為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脩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甞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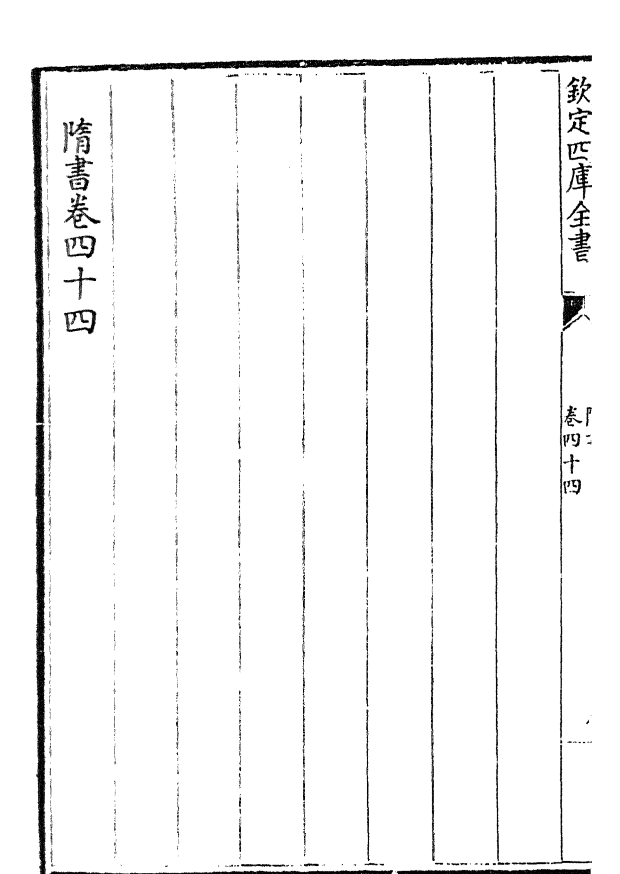
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
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
静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
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
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産業者智積
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
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賔客或問
其故智積荅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

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搆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

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䟽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内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奬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埶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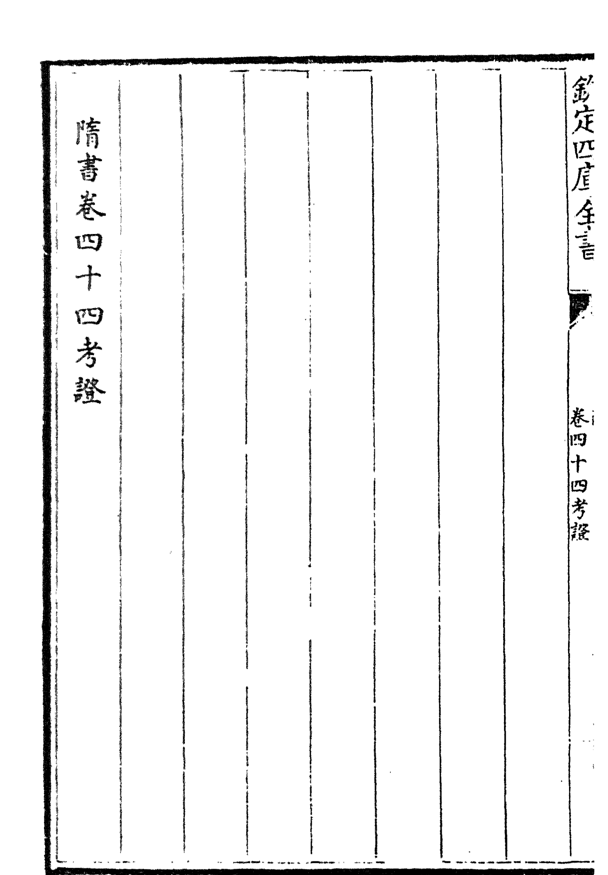
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没自以為幸唯衛王養于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皁隷為伍外内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隋書卷四十四

隋書卷四十四考證

滕穆王瓚子綸字斌籀○北史籀作籍臣映斗按本傳綸弟坦字文籀猛字武籀温字明籀洸字弘籀則綸字斌籀當非譌也



隋書卷四十四考證

隋書卷四十五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子儼次煬帝次秦孝王俊子浩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睍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

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雒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撿又欲徙民北實邉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葢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昬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

厭家鄉願為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為亡國之道

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寛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悦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内外百官相

率朝東宫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宫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徴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宫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宫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熲奏稱若盡取强者

恐東宫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宫左右何須强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宫上下圍伍不别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熲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内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内政后彌不平頻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

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敬接朝臣禮極甲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階闥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日之別有切常離又泫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

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忿然曰眀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

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

肉我所以益憐阿𡡉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宫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宫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

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高祖聞素譖毁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宫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媟孽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踈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静皆隨事奏聞又東宫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宫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内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宫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

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宫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懐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宫官屬曰仁壽宫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卧昨夜欲得近厠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

於是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勑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

至今勇昔從南兖州來語衛王云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驎謟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

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驎者為其此事勇嘗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讌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爭强聲色俱厲上不荅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

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于散關總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内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内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

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
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
期促矣高祖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
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
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
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
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
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

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纎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途中見一枯槐根榦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

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槊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别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宫還每嘗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宫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

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為國本茍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

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宮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釁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可廢為庶人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

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衞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宫寮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内人賛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

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瀆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閤舊非宮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利經營閒構開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竦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為害乃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閤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

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為之事皆是悖
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
特免死各决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没官副
將作大匠高龍叉豫追番丁輒配東宫使役營造亭舍
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
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虚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
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
詔曰至尊為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為大慶天

下幸甚乃移勇於内史省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
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
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
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
撻其胷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
己自新請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
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
見上面申冤屈而皇太子遏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升樹

大叫聲聞于上冀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上以為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聞於高祖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偽為高祖勑書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

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鴆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為秦王

二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雒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將周羅睺荀法尚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睺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

功以此多懟耳上聞而善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
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
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奬勵焉其後俊漸奢侈違
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
者百餘人俊猶不悛于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
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冪䍠
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
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

俊頗好内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

我戮力關塞創兹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勑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絶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

湛羣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
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
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
承嗣於是以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
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絶魚肉每至忌日輒流涕不
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
及俊有疾延恒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
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

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湛為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翼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内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偽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為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為内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既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

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王廣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

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

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

曰天下寧有是耶於是廢為庶人幽内侍省不得與妻

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

幽逼憤懣不知所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

天慈鞠養九歲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

兹刑網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

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

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

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埀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即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

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
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
横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巳
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
珽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
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
釘心枷鏁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
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

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廻心歡喜又晝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䰟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懐非分之望肆毒心于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懐之情也違犯制度壊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剥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

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欲立秀為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徳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二年為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上幸温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盡隷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

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率衆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强太原即為重鎮宜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傭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少倜儻有奇略為諒咨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

為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

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于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紇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

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
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
裴文安為晉州薛粹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
韓州張伯英為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
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
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
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獘王以鋭卒親
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

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

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
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
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兎走街百
人逐之積兎于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
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
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殖進之既踰
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
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

之甲戌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絶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隋書卷四十五

隋書卷四十五考證

房陵王勇傳孽子忿諍○按正韻諍亦音爭訟也後漢劉聖公傳衆理諍訟晉書王沈釋時論闒茸勇敢於饕諍注叶平聲

因加媒蘗○監本蘗作櫱按史記司馬遷報任安書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注孽如麴糵之糵

隋書卷四十五考證